

# 知更鸟



/ 2010年美国图书奖金奖 /

[美]凯瑟琳·厄斯凯恩 著 | 杨立新 译

# Mockingbird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Mockingbird

# 知更鸟

[美]凯瑟琳·厄斯凯恩 著

杨立新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12-8969

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 
MOCKINGBIRD by Katherine Erskine.  
Copyright © 2010 by Katherine Erskine.  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hilomel Books, a division  
of Penguin Young Readers Group, a member of  
Penguin Group(USA) Inc.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知更鸟/(美)厄斯凯恩著;杨立新译. —北京:  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3  
ISBN 978-7-02-009774-6

I. ①知… II. ①厄… ②杨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长  
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5654 号

责任编辑:马爱农  
特约策划:王轶华  
封面设计:董红红

出版发行	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	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	100705
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rw-cn.com">http://www.rw-cn.com</a>
印 制	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	100 千字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	7.25
版 次	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	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978-7-02-009774-6
定 价	29.90 元

## 第 | 章

### 戴文的箱子

它看上去像一只折了一翼的大鸟，受了伤，蜷缩在我家客厅的一个角落里。每当暖风机咔哒一声开启、风吹到被单上时，它都试图飞起来。骤起的风把它吹鼓，让它呼啦啦地抖擞几下，然后垂落、瘪缩。屋里再次寂静，死一般的寂静。

爸爸用一条灰色的被单把箱子遮起来，我看不到它了，可我清楚它的存在。而且我仍能画它。我拿着炭笔，把我看到的画下来。那是个灰不溜秋、方方正正的家伙，差不多和我一般高。可惜只有一个翅膀。

被单下藏着戴文的“鹰级童子军”升级作品。那是爸

爸和戴文正在做的一个箱子，他们准备把打造箱子的技能传授给其他童子军。我把被单摸了个遍，只是为了确定他的箱子还在底下。从外表看，那是个冰冷、坚硬、呆板的东西，但它的里面却呈现洞穴状。我的词典上说，洞穴状这个词的意思是“似洞穴的”。戴文的箱子里便是如此：遍布空洞。它的表面有一处，被单在那里松垮地垂落下来，看起来像是鸟儿折翼的地方。在那之下是一块木板，那是爸爸和戴文打算最后用来当箱门的。但眼下我搞不明白他们如何完成得了，因为戴文已经去了。即使这只鸟儿尝试飞翔，也绝不能飞到哪儿去了。它只能飘浮、落下；再飘浮，再落下。

里面和外面一样，都是灰色的。客厅的里面，箱子的里面，我的里面，都是灰色的。在这样的灰暗里，要是打开电灯，眼睛都会被过于强烈的光线刺伤。所以灯一般都是关着的，即便如此还是太亮，里面应该是黑色才好，黑色才是我想要的。于是我把头钻进沙发垫底下，那里的绿色呢绒布闻起来就像爸爸的毛衣、戴文的袜子，还有我的爆米花。沙发垫软软地、沉沉地压在我的头上，我向更深处钻去，好把肩膀和胸脯也钻到沙发垫底下，那种压着我的重量，使我像那只鸟儿一样，飘浮、落下，飘浮又落下。

## 第 2 章

### 看着那个人

凯特琳，爸爸说，镇上的人都为这件事很难过，他们想帮忙。

那又怎样？

他们想来陪你。和你说话。带你出去玩。

我不想要他们陪，不想和他们说话，不想和他们出去玩。

他叹了口气。他们想帮你，凯特琳，适应……没有戴文的生活。

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可是人们就一股脑儿地到我们家来了。我真想躲到戴文的房间里去，可是现在爸爸

不准我去那儿了。自从**我们的生活支离破碎**的那天起，他就不让我去了。当时爸爸把戴文的房门猛地关上，然后把头靠在上面嚎啕大哭，还连连说着“不！不！不！不！不！！”，就这样，我再也不能去我在戴文房间里的藏身洞了。好想念它啊。

我只好试着躲在我自己的房间里画画，可是爸爸进来逮住了我。

这会儿我们家人声鼎沸。那些声音有的来自戴文童子军的伙伴，他们穿着绿短裤，一个劲儿地说着关于戴文的好话。

有的来自我们家的亲戚。爸爸把他们一一介绍给我。他问，你还记得吗……接着报出一个名字。

我回答，不，因为我压根不记事。

爸爸让我再好好看着那个人，我就迅速对着一个鼻子，或一张嘴，或一只耳朵看了一眼，可我还是记不起来。

一个声音响起，我是你的二表哥呀。

另一个声音响起，那个追悼仪式很有意境，是不是？

第三个声音响起，我真喜欢你的画。你是个天才画家。能给我画一张吗？

还有一个声音甚至响起，你有那么多亲戚，不觉得幸

运吗？

我不觉得幸运，可他们照来不误。

戴文在的时候，我们很少见到亲戚们来访，现在他们来了又能顶什么用？

像那个曾朝着戴文大吼、让他滚出他家草坪的邻居，他能帮什么忙呢？

还有那些从学校赶来的人。我们的心理辅导老师布鲁克太太、校长哈珀尔小姐，从我幼儿园起的所有老师都来了，缺席的只有我的五年级老师，因为她在戴文的学校出了那件事之后离开了。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她非得离开，因为“詹姆斯·麦迪逊”小学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呀。现在约翰逊太太成了我的老师。她甚至不认识戴文是谁，说是只看他打过两次篮球。连我都不止两次看过洛杉矶湖人队打比赛呢，我就从没想过去帮助他们。

凯特琳，如果你想说说那件事情，就敞开对我谈吧，约翰逊太太说。

布鲁克太太也是这么对我说的，我告诉她。

或许我们能坐下来好好聊聊。

为啥？

这样我们才能搞清你的来龙去脉呀。



我对客厅四下张望了一下，目光落在那个盖着被单的箱子上。我就是打这儿来的呀。

对不起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你的感受。

噢，布鲁克太太最了解我的感受，你去问她就行了。问我是多余的。我的词典上说，多余一词的意思是：超出需要的。

我还以为花点时间坐下来聊聊会很不错呢。

我摇摇头。多余还有一个意思是“瞎耽误工夫”。

啊……那好吧，她说，那我就去找布鲁克太太聊聊吧。

布鲁克太太说你可以随时找她去谈，因为她的大门总是敞开的，我对约翰逊太太说，但实际上她的大门总是关着的。不过要是您敲门的话，她还是会记得来开的。

谢谢你，凯特琳。

可她并没有挪窝。这表示她在等我说点啥。我讨厌这样，这会让我的胳肢窝刺痒、冒汗的。就在我又打算吸吮我的袖口（我休息的时候总爱这么干）的时候，我想起来该说什么了。别客气，我说。

她勉强走了。

我又做对了！我走到冰箱那儿，把一张笑脸粘纸贴在我的表格里“礼貌”的下面。再有七张粘纸，我就可以看影碟了。

我刚从冰箱那儿一转身，就看到面前有一张臃肿发青的柿饼脸像堵墙似的在等着我。它散发着苹果肉桂烘饼的气味，而且喘着粗气。这又是一个邻居或亲戚的脸。我搞不清楚是哪一个。她的双手在颤抖。一只手拿着张面巾纸，另一只手朝我伸了过来。里面捏着一个白色的圆球。喜欢吃这块糖吗？

我也不知道。我以前没吃过她的糖，所以不知道会不会喜欢。虽然我的确喜欢吃全世界的糖，但是我不想中了这张臃肿发青的大柿饼脸的圈套。

拿着吧，她说，然后把它塞进我手心。

我赶紧把它拿下，好让她的手快别沾着我，因为她那只黏糊糊、软绵绵的手让我恶心。

这儿还有一块，她说。

我一把拿过来，好让我的手不用再触碰到她的手。

接着她想用拿糖的手拍我的头，被我躲开了。

我跑到爸爸身后躲起来，把糖塞进嘴里。是薄荷糖，

要是胶粘软糖就好了，因为那是我的最爱，不过薄荷糖也凑合了。当我的嘴里塞满东西时，我就不用讲话了，这可是一件好事。因为嘴里含着东西讲话是不礼貌的，所以如果我能让嘴巴不闲着，就能一直呆在我的凯特琳世界里了。

吃完糖后，我还是不想讲话，就把头埋进爸爸的毛衣里。我感受着他胸口的温暖，他起伏的呼吸，还能闻到他使用的吉列牌冷波止汗除臭剂的气味。他竟然没有说凯特琳，别这样，然后把我拉出来，而是让我待着，隔着毛衣用手轻抚我的头。只要是爸爸，即使他隔着毛衣摸我，我也喜欢。反正我不想让其他人碰我。在毛衣外的世界里，爸爸正说着话，他的嗓音给我一种低沉的感觉。我合上眼睛，真想永远依偎在这里。

## 第 3 章

### 我们聊聊这事

爸爸说，你该回学校了。于是我回到了那儿。

回到了布鲁克太太的房间。

坐在那张小圆桌前。

我环顾四周的墙壁，没有太大改变，只是在那张面部表情图的疯脸上多了两撇小胡子。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因为这张图我不知看过多少遍，每次都努力猜测每张脸反映的是什么情绪。其实我不擅长判断这些。当我面对真人时，往往看不出来他们脸上是什么表情，所以我不得不依赖这张图。布鲁克太太说，由于我患有阿斯珀格尔综合

征<sup>①</sup>，别人很难理解我，所以我要加倍努力地去理解他们，这就意味着我要在识别情绪上下功夫。

可我宁愿在画画上下功夫。

嗨，凯特琳，布鲁克太太温柔地向我打招呼。她身上还是带着一股“黛尔”牌沐浴露的味儿。

我边看着那张图，边点着头。这表明虽然没有目光接触，但我正在听着呢。

你好吗？

我吸吮着袖口，眼睛盯着那张图。

你感觉怎样？

我仍然盯着图，并听到自己的叹气声。我觉得胃里一阵作呕，仿佛丧失了功能。这是我最不想谈的话题，可我还是深吸了一口气，试着去对付它。好不容易我说，我觉得自己就像数字录影机<sup>②</sup>那样。

她从桌子那头朝我探过身来。她必须和我保持一定距离，不能踏入我的私人空间，否则我会严肃地让她退回

---

① 阿斯珀格尔综合征，一种不善交际、兴趣偏窄的内向症状，以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斯珀格尔（1906—1980）的姓氏命名。

② 原文为 TiVo，一种与电视有交互功能的、可联网的数字录影机。可预先浏览几周后的电视节目表，并将感兴趣的节目预定录制下来，供有空时观看，而且各 TiVo 用户可以分享彼此录制的节目。

去。啥，你再说一遍？

数-字-录-影-机。

这是什么意思？

我迅速穿过面前一片狼藉的地带，突然我的目光落在什么东西上面，我也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赶到那里的。

她用食指搔着自己的头皮，一副困惑不解的模样。其他几个手指竖在空中，动来动去地就好像在挥舞。接着她停了下来。我明白了，她说。

我又看了看周围。你看见啥了？我问她。

我认为你是想让自己忘掉那些经历过的痛苦的事。

而我想告诉她我希望把数字录影机调到静音状态，并希望她合作。可我真要那么做了，就会引来一大通“让我们聊聊这事吧”的讨论，于是我什么都没说。

葬礼一定让你感到很难受吧，她说。

我纳闷她是什么意思。当时我们就只是坐在教堂里。并不觉得难受呀。当时就像数字录影机调到静音状态那样。大家说话都是那么轻声细语，我几乎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而且也几乎没有人对我讲话。他们只是看着我，我不喜欢他们这样；其中有几个人甚至摸了我的头，这就更让我讨厌了。但是没有谁尝试和我**交谈**，也没有谁尖声细

噪地咯咯大笑，没有谁闪电般地穿梭，没有谁冷不丁地冒出来，也没有任何事突然发生。

让我们聊聊这事吧，她又来了。

我在座椅里一扭身，这样就再也看不到她了。

我知道很难，但你能不能老憋在心里。她总算住口了，但没多久她又开始说了。你在葬礼上哭了吗？

我摇摇头。好多大人在葬礼上都哭了，可我不知道这是为啥。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没见过戴文呀。我眼前浮现了爸爸痛哭失声的情景，不由得嘴里蹦出了几个字。爸爸哭了。

看到爸爸哭，你难过吗？

我用手抓住椅背。我不喜欢他哭。

为啥不喜欢？

我不知道。

你是为他难过吗？

我不知道。

你当时害怕吗？

我不知道。

见他哭你是不是很不舒服？

我试图想出一些不同的回答，省得老是“我不知道”，

“我不知道”的。因为戴文说过，人们可不喜欢总是听“我不知道”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于是我集中精力考虑她的问题。她的问题是见他哭你是不是很不舒服？让我想想什么是舒服。浑身裹着我的紫红色羊毛地毯躲在我的床底下很舒服，把脑袋钻进沙发垫底下很舒服，阅读我的词典也很舒服。可是在那次追悼仪式上，这三样东西我一样都没有。对，我当时很不舒服。

为什么呢？

我也不知道。请你别再问我了。

凯特琳。你爸爸可是很伤心呢。

我转过身去面对墙上的那张“面部表情图”。我奇怪布鲁克太太怎会知道我爸爸此刻的感受，我也担心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。为什么？

布鲁克太太就像一只乌龟一样把头向前伸了过来，然后又把头缩了回去，并用她亲切甜美的嗓音说，他很怀念戴文。

啊，“怀念”<sup>①</sup>这个词怪怪的，我对她说。你在词典里查过这个词吗？它有“小姐”的意思，比如哈珀小姐，词

---

① 原文为 miss，所以它既有“怀念”的意思，也有“小姐”等含义。



首字母要大写。它还有“错过、赶不上”的意思，例如“你要是还不抓紧就赶不上这趟车了”。另外它还有“怀念死者”的意思。

那你怀念戴文吗？

我不知道。

她又像乌龟似的把头向前一伸——虽然动作不明显，但我看见了。

可他并没有完全离开我们，我告诉布鲁克太太。我想到了他的卧室，虽然房门紧闭，也想到了他的自行车还靠在房子的后面，还有他的箱子摆在客厅的一隅。

她的脸扭成一团，像是在努力揣摩我话中之意。你说得很对，她慢慢地说，戴文的一部分将永远陪伴着你。

哪部分呢，我奇怪。他的整个身体都火化了，什么都没留下来。也就是说他整个儿都烧成了灰。

你能感觉到他吗？

我四下环顾。我低头瞅自己的双手。难道戴文的某些部分正在摩挲我吗？难道这就是她要我感觉的吗？屋顶上的通风孔正在吹着热风，我能感觉得到。但那只是来自锅炉的热气。难道它里面也有戴文吗？当你被人烧成灰、变成空气中的黑烟时，你去了哪里呢？你也许被吸进了锅炉